七十二家集

重纂陶隱居集序

梁書稱陶隱居獻二刀于
高祖一名善勝一名威勝李
延壽訛為二丹此以天監中
陶嘗獻丹于帝遂并誤刀
為丹也簡文有謝賚善勝

威勝刀啟匣引五寶新成
曹丕究傳其一則非丹無疑
惜乎壽不及考耳世傳桓
闓為隱居執役一旦雙鶴
來下青童覓桓先生陶心
計門人無姓桓者頃得執

後桓君遂仙去按桓法闓
爲隱居高弟原非執役況
澗沒後邵陵王爲作碑曰
門人桓法闓等勒玄碑而
相質則法闓未嘗先時上
昇此其左驗豈桓法闓之

外別有桓闓耶頎云門人
無姓桓則何說也世又傳陶
以已不得仙為疑闓還報
云公係本草多害物命以
此遲仙余謂本草與自前
世物命之傷已非一日陶慮

世之誤用而剞劂之爲濟
人津梁安得坐此見譏按
賈嵩内傳隱居常自嘆仙
障有九名居其一吾之不仙
直三朝有浮名耳大都名爲
蠱場享取太多能使入世

者鈍其芳因修真者紆其道業此於事理為准然天上饒有至尊相奉事更倍人間以華陽三層樓上天子不得傲之以翠華不倍愈于鄰水監之適乎仙佛往々

分途隱居乃稟受菩薩戒
則調停而就世法大道委蛇
猶之獻刀意耳仙人在昔稱
文士者惟葛稚川陶都水
葛僅抱朴行世他文希傳
陶自真誥外諸篇存者尚

得若干帙如灑墨水畫成桃花文如山半吹笙洛濱受瑞長言短語俱有驂鸞駕螭之勢公不云乎雖有頑仙不如才鬼此自冷眼笑世之言仙才如公豈數數哉

令天上而衡文也㫺崇前珮

聲瑯瑯故應讓席

丁卯首夏汰沃子張燮識于

蒔藥蹊

陶貞白集舊序

陳江總撰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堂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

世之與人焉文集鈌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遴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勑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陶隱居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水仙賦

雲上之仙風賦

詩

寒夜怨

胡笳曲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題所居壁
和約法師臨友人
告逝篇
表
解官表
齊武帝荅詔附
啓
與武帝論書啓一 文
武帝荅書附

與武帝啓二
　武帝答書附
與武帝啓三
　武帝答書附
與武帝啓四
　武帝答書附
與武帝啓五
進周氏冥通記啓
　武帝答陶弘景手詔附

卷之二

書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梁朝士大夫問陶隱居附
答虞中書書
答謝中書書
答趙英才書
與親友書
與從兄書

答謝中書書

序

登眞隱訣序

眞靈位業圖序

本草序

肘後百一方序

藥總訣序

相經序

卷之三

論
難鎮軍沈約均聖論
沈約均聖論附
沈約荅陶華陽附
誌
尋山誌
頌
華陽頌十五首
樞域

質家

形位

標貫

區別

迹號

類附

物眺

遊集

才英

學稟
業運
挺契
機萌
誠期

銘

瘞鶴銘 有序

卷之四

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茅山長沙館碑
太平山日門館碑
茅山曲林館碑銘

文

授陸敬游十賚文
請雨詞

附錄

陶弘景傳　陳姚察
陶弘景傳　唐李延壽
陶隱居內傳　唐賈嵩
華陽隱居墓碑銘　梁簡文帝
隱居陶先生朱陽館碑　梁元帝
梁解真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碑銘　邵陵王綸
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　唐司馬承禎

荅陶隱居書　梁武帝

上陶隱居啓　梁沈約

荅陶隱居賚木𥁞啓二首　梁庾肩吾

陶眞人贊　茅山志

書陶弘景傳後　明張燮

酬華陽陶先生　梁沈約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　梁沈約

華陽先生登樓不復下贈呈　梁沈約
奉華陽王外兵　梁沈約
荅何曲先生　梁范雲
幽隱居詞　宋許景亮
遺事
集評
糾謬

陶隱居集卷之一

梁秣陵陶弘景通明著

明閩漳張　爕紹和纂

賦

水仙賦

淼漫八海汯汩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漸長桑日窟西弥龍築月阿乃著灌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遊淮障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游往琴高是焉去來或鶉髮逆鵬咸

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綃乎鮫人之室此眞覺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引鳳游軿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頡拂四童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璈酌丹穴之醑薦麟州之餚安期奉棗王母送桃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濤梁山各巡封嶼來賓王言還寄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棘亦其瑰矣若夫層城瑶館縉雲瓊閣

之所以像百神也幾山石帳天后翠幰夏禹所以集群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嶓漢硱磳樛帶玉繩淩湯泉於桂渚漏沸盤於金陵崩泐轃石鶩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龍鼉鶩鼇口之外逮乎璇綱遐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閣叔後初會嬌前平陰鉅鹿再化為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二儀以惻愴咷萌兆以流速俞自安於蝣晷緬無羨於鶴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猶有

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靈不遁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符淪形而無暁與變蟻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轂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叟天地之彌因終逍遥以長生

雲上之仙風賦

縹緲遥斎亘碧海而颷翔霞表靑壓而薄天際出龍門而激水慶怒瀾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騖文浮虛入景登空泥雲一舉萬里曾不淡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綿括宇宙包絡天維周流八極廻還四時氣循節而勁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

詩

寒夜怨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絶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胡笳曲

自從飛天歷與奪徒紛紜百年三五代終是甲辰君舊集作負康非天歷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題所居壁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

和約法師臨友人

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為君盡併灑秋風前

告逝稿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寘滅在理澹
悲欣冠緌空衣影蟬蛻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
彼瀛臺賓儻或遲留轍爲子道玄津

表

辭官表

臣聞堯風沖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養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登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拼龍下腐月澗門横翠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瞻言與念臨波濺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齊武帝答詔附

卿遣累鄙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答

與武帝論書啓一

垂肯左右中書後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
心之婁賞俟來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
形成工伕惟用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
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
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
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讐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
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獨

增慶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勁媚舊集作遒媚不能自已啓作不能以不啓

又舊集撥前為一書今從要錄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旣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辦復得脩習惟頗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儆以寫經傳永存冥緻中精要而已

武帝答書附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旣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纔健恐非眞迹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卷已經盛其外便無可付也

與武帝啓二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賛過爲淪弱許靖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無復兩縊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時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

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溢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缾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

爲憾豈可做望愚固本傳法而不能精書憾無
書可看乃頗作主書令史晚變隸法又羨典掌
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
區區惟充恣五慾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
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繹之自無射
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然不敢後以用虛塵觸
謫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益無喻心一作益無以喻偶作遇急就章二篇
要錄作急就篇二卷益深一作益用歉然藝文
作歉
然

武帝答書附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書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

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
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
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
工亦當從由習耳一閒能持一見能記且古
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
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之所以善書工學
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
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縑紙老而言之亦復
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

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
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
所謂無欲也 然非洞詮作然然則執筆舊作執 手點掣作點畫策一作筞值筆
聯斷作值筆連斷六義要錄作六文旣舊出
積作旣學旣積不嘗畫作不能嘗畫精作工

與武帝啓三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幷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二卷或作第一卷允衷作未允愚衷情作精存不作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廱瀝一紙（凡二篇并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廱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

十一條（並非湛合部悉多涉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黄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黄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别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

應有

武帝答書附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可

不耳給事黄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

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

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擎論極諸家之致此亦

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

跡并摹者並付反

與武帝啓四

啓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者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佩無措此

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賓脫略
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
所可黜湮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舜自
蹤未是逞泄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
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
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
有會但既在閤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
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
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璇所奉三

昔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
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下情
歎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
歎息比日佇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
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
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
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
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
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

請學鍾妙仰惟殊恩逸少上舊有唯字愚管下有見字繼以辨代二句要

鍾作繼以齊名貴斯式路族作紙手蹟二

句轉作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此月作皆

武帝答書附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書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與武帝啓 五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開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

後諸卷一兩條諸客者可得在田裘之例後蒙
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答嚮非敢必
覬

進周氏冥通記啓

周子良隱居高弟天監中白日尸解
隱居檢平日真降事跡爲四卷進之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
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
但某覆謬疑惘不早信追自咎悼分貽刻責
淵文只具陳述伏願宥以聞情謹啓

武帝答陶弘景手詔附

省疏并見周氏遺迹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
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

一二唯增譆歎

陶隱居集卷之二

梁丹陽陶弘景通明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書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

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遍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

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梁朝士大夫問陶隱居附

某等自嘗竊觀仙書輒嗟欣慫傃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

開雅說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荊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於玆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嶺登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為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徙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玆焉可邁

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
皎潔當年而無恠前脩也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趙英才書

子𥨊學區中飛才向外不肯歸門覓仕復懶彈欽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嵩僚自致雲霞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攏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與親友書

嗟昔之意不顧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答釋靈藹書

去月五日曲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直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翛襟斂思佇聆警錫也

序

登眞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眞經修字兩卷于時亦粗謂委密頃歲若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眞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字意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教者卒然覽之猶觀海衙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

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脩用勤積歲月愈久昏迷是求造門牆何由眄其帷席試略問麤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直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師舊法求無啓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必可

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
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銓綜緯緒
僅乃成功若機關踈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
文眞人立象垂訓本不爲朦狡設言故每標通
衢而恒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凡
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
玄妙之祕途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隱窮
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眞訣乃輟書而歎曰若使
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

際徃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之於玄會耳

真靈位業圖序

夫仰鏡玄精覩景耀之巨細俯盼平區見巖海之崇深搜訪人綱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四宮之內疑似相參今正當比類經正讎校儀服埒其高卑區其宮域又有指目單位略說姓名或任同秩異業均迹別者如希林真人爲太微右公而領九宮上相未委爲北寒上清當下親相職耶諸如此類難可必證謂其並繼所領而從高域

粗事事條辨略宜後章輒以淺識下生輕品上
聖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玄府絡咎冥司
今所詮貫者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
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真接異必究所遇之
輕重雖同號真人真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
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略識宗源者猶如
野夫出朝廷見朱衣必令史句驪入中國呼一
切爲參軍豈解士庶之貴賤辨爵號之異同乎

本草序

隱居先生在於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彌彰文王孔子彖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

類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晋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

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
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
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
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
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
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
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名時用土
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七卷
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

可貽諸知音爾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

植德施工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

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

思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弗治猶

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

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遥山絕浦其間枉

夭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煩拯濟殊寡欲

就披覽回𨺚多端抱朴此製寔爲深益然尚有

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採於雜病單治畧爲周遍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予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身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逮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途又別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病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緇

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披覽方暫脫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祗直禁闥晨宵閑隔或覊束戎陣城柵嶮阻忽務急倉卒唯拱手開看曷若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疏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為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焉為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生之時人心素朴嗜欲寡少故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偽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思不息致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

治繁其類族既世殴情移生病日滋或一病有此

病而遂設彼藥或一藥以治衆疾或百藥共愈

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

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

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

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

文字至於黄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别爲

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

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受又

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訣相繼字義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彌穿郎署揚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頳慧若神僅至齠齔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